但一旦放到真实的影视镜头或大剧场里，破绽一览无余，“最有效、最打动人的方式，永远是老人演老人，胖子演胖子。”

即便是在艺术学历教育高度规范化的今天，非学历教育和民间渠道的活力依然不可小视——北京人艺自己也在重拾历史上的优良传统。2019 年，人艺重启了早年的“表演学员班”模式，从 1000 多名报名者中选择了 15 位，进行集中训练。冯远征更是亲自授课，从呼吸到形体，带着年轻人一起练绕口令：八百标兵奔北坡。

“当时经过 3 年多的探讨，终于决定，重启学员班。因为我们没办法给学生发文凭，跟别的艺术院校也没办法进行共建，后来就走了培训班的路——招已经本科毕业的艺术类院校的表演系学生。”冯远征介绍说，“我们挑最好的、合适的来。不收学费，北京人艺的名师，比如濮存昕老师，来为学生上课，强化培训，为期一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有甄别制度，三个月一甄别——北京人艺有自己的演员标准，如果不合适，就别耽误，因为虽然不收学费，孩子们生活在北京，要吃要住，也有蛮大的压力。”

冯远征曾和杨立新讨论：北京人艺有“博物馆式”戏剧——就像古董店必须有“镇店之宝”一样，对北京人艺来说，可以有各种样式的《茶馆》、各种解读的《雷雨》，但依然要保留老《茶馆》、老《雷雨》的风格样式，因为它们就是“镇院之宝”。有些戏必须原汁原味。“对年轻演员来说，学习和传承前辈艺术家赋予角色的精神气质，有时甚至比创新还难。但我们要等他们成长、给他们舞台，通过复排搭建起一座演员通向人艺历史与经典的桥梁。”

一个健全的文艺生态，本该像人艺的经典戏《茶馆》一样，堂倌、掌柜、茶客、算命先生，甚至街角讨饭的，各安其位，神采各异。



左图：万岁山武侠城 有众多 NPC 演员。

“高富帅”和“黄胖子”还有共同的“敌人”

在程波看来，高富帅和“黄胖子”的矛盾还是表面的，更深层危机是双方都要共同面对的：真人表演场景正被 AI 技术挤压，AI 微短剧的体量已经超过了真人。传统表演该何去何从？

在这个由算法搭建的 AI 世界里，剧院苦苦寻觅的“黄胖子”，只需要在提示词框里输入一串字符：“清末，茶馆茶客，男性，50 岁左右，矮胖，眼袋浮肿，眼神市侩”——按下回车键，几秒钟之内，算法就能生成四张完全符合老舍原著描写的“黄胖子”面孔。如果对某个角色的体态不满意，只需局部重绘，几分钟内，“黄胖子”要胖便胖，要瘦便瘦。

曾经因外形限制导致匮乏的特型演员，在数字世界里成了一种几乎零成本、无限量供应的廉价资源。

这种冲击早已不仅停留在制作间，在低成本的微短剧制作领域，AI 真人短剧已经取代了不少真人演员。程波提到，随着生成式视频技术的迭代，一些微短剧